

卫 东 / 著

# 我在 美国当

# Baby 教师



上海三联书店

# 我在 美国当

# Teacher 教师

卫 东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美国当 Baby 教师/卫 东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9

ISBN 7-5426-1612-9

I. 我… II. 卫…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675 号

## 我在美国当 Baby 教师

---

著 者/ 卫 东

特约编辑/ 徐国新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姚望星

装帧设计/ 鲁继德

责任制作/ 沈 鹰

责任校对/ 王有钧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刷装订/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90 千字

印 张/ 4.5

印 数/ 1—6100

---

ISBN7-5426-1612-9

G · 555 定价: 12.00 元



**作者介绍：卫东**

1950 年生于上海。1968 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80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随即任教于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85 年赴德伴读。1987 年随夫回国继续任教。1988 年赴美，后在 Bank Street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现在纽约曼哈顿任教于 The Riverside Church Weekday School，并为 Bank Street School for Children, Science Development Ltd. 开设 Exploring the Chinese Culture（探索中国文化）课程。曾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数篇。

## 前言

记不得是第几篇作文，但记得作文题是《我的理想》。记不得作文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但记得自己的理想是长大做一名老师。这不，打下乡的的第二年起就做起了乡村的小学教师；第三年，调进了中学；等回城毕了业，又上了大学讲台；再后来漂洋过海，现在是小老外的“孩子王”。

三个地域，三段不同的教学生涯。

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南头孤零零地立着一栋小平房。平房是泥和草的四小间干打垒。冬天，屋外滴水成冰、白雪皑皑；屋内，欢跳的火苗舔着炉盖，烧暖了火墙。因为烧的是石油，黑色的烟灰也熏黑了他的眼圈、鼻洞。大大小小的黑眼圈黑鼻洞们和着“滋滋拉”的油爆声书声朗朗。开头的几年，没有教科书，我们走的是即兴编、即兴教的路子。当天气暖和的日子，猫了一冬的孩子们就像待出巢的鸟儿，下课铃一响，便雀跃着飞出了小平房。我呢，也跟出了屋。村头屋外，极目远眺，是一片广袤的草原。这片草原，伴随着我度过了整整八个难忘的春秋。

回了城，念完大学，又上了讲台。站在敞亮的大教室里，面对台下几十双大学生的眼睛，心，似乎从未慌过。八年的草原生涯拓宽了我的视野，七年的乡村教学给了我自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门开放的留学浪潮，我来到了西方。当我重新面对职业选择的时候，还是教育。但这回选的是儿童教育，毕业后随即进入一所有八十多年校龄的私立学校。

从踏入西方国土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人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

行为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体现在一件件极不起眼的小事上。比如,去邮局、银行办事,当地人排队时人与人前后保持一定间隔,队伍与柜台之间也有一段距离;在马路上,或者任何场所,如果你想从别人身边过,而空间并不宽敞,你得先说“EXCUSE ME”(对不起),等别人让出身子后,你才过。我的一个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 朋友曾对我说,她的孩子问道:“为什么 CHINA TOWN (中国街) 的中国人不说 ‘EXCUSE ME’ 就从别人身边挤过去?很不礼貌。”“我看了也不舒服,特别是看到西方人目光中的不满。为什么中国人就那么不在乎礼貌。”我告诉她,中国人觉得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子就可以过得去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去打搅别人。说一句“EXCUSE ME”别人就得侧过身子、挪开位置为你让路,不是更不礼貌吗?这是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出来的不同处世方式。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尊重别人,入乡随俗的问题。

还有,当我看到老大不小的孩子还含着奶嘴、大拇指,抱着毯子东跑西颠时,老外解释为 ATTACHMENT (依恋),教科书也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极为普遍的现象。诧异之余便问我的一个上海朋友。朋友告诉我,她那幼年时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嗜好,上海人叫“奶痂”。中国人认为这不正常,不喜欢小孩有这种习惯。她记得儿子在睡觉时,喜欢抱着一条毯子啃边脚。她不让,儿子就偷偷啃。为此,做妈的经常在门锁眼里窥探,一旦发现,就推门而入,一声“你在干啥”,儿子赶紧松口。

我的美国朋友 JULIE 的儿子除了吮拇指,走东走西还喜欢拖着他那只带蓝条的枕头套,抱在怀里。一次出远门,忘了带,只好又返家取回。有时,儿子的枕头套搁忘了地方,全家人便一起出动,进行

全方位的搜索。为此，JULIE夫妇特为儿子准备了两只一模一样的枕套，以防不测。如今，儿子已七岁多了，有时累了，还会在一旁安静地吮拇指。就像其他的美国家长，JULIE夫妇从不阻止儿子吮。不同的是，吮自己的拇指，而不是人工的塑料奶头。他们说手指的口感更自然。

再有，美国朋友BARBARA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便把大孩子的睡房换到了父母的睡房。小婴儿进了大孩子原来的房。两个小小孩，一人占一间房，父母呢，睡在客厅，沙发床每天翻上翻下。在这家工作的中国保姆实在想不通。这对小兄妹的物品各归其屋，要想互相借用，得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一个朋友的儿子来美不久，也学会了这西方人的规矩，当母亲推门进入儿子的房间时，儿子不悦道：“妈妈，为什么不先敲门？”母亲瞪大了眼：“什么？我老娘进你的屋还得先敲门？！由儿子批准？”儿子不瘟不火：“妈妈，不是这么说法，这间房是我在住，敲敲门，也是对我的尊重嘛。”“美国人的这套倒学得快。”做母亲的喃喃地走了。事后，她对我说，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儿子说得有他的道理。

那年，高年级的老师在介绍中国时，让我谈谈文革时的中学生。讲到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我顺便问了一句：“在美国，学生是否尊敬老师？”当着在座的学生，班主任说：“学生不会因为你是老师而尊重你，首先你必须得有使得学生尊重的地方。”做了一辈子老师的我，听了这话，还真有些不自在。

一位亲戚的小女孩在美国读了两年小学，又回到上海的一所重点小学。小女孩怀念美国的老师，说中国的老师挖苦人。她举一例，一次在作文中有两句描写，完全是自己的想象，结果被老师用大红笔

评点道：“想得倒美！”

学校刚开学，一个中西混血的女孩哭个不停。中方妈妈一声“再哭，鬼就来了！”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洋老师不知中国国家长使的是何方宝剑，向我讨教。我也不敢小气，如实相告。洋老师瞪大双眼，满头的雾水：“为什么？”听到的答案是“吓吓罢了”后，小声叹道“TERRIBLE!（可怕！）”

学校的走廊，教室的墙面，到处可见孩子们的作业及手工作品。张贴和展出不分等次，参与者人人上榜。“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非得评个高低？”可中国家长相信“美国本是个竞争的战场”，教导孩子争第一永无止境。

课堂上，话匣子不断，气氛热烈的多是小老外，轮不到发言还会愤愤不平地嘀咕一句“*That's not fair!*（这不公平！）”这“公平不公平”似乎从小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把尺子。

记得那天，导师在我实习的教室观察我。一个叫凯西的孩子想画条鱼，怎么画也不满意，就拿到我的面前，让我帮个忙。我拿起画笔，才加了一道线，导师便走了过来，说：“这是凯西的画纸，为什么你上面画？”当时，我愣了愣，感到有些尴尬。过后，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其他老师在为孩子的作品署名时，都爱写在背面。

异国的文化，对我这半道出洋的老师提出了挑战。在中国的一箩筐经验，在这儿是不行了的了。即使做一名幼儿教师，在这儿也得有教育硕士的学位（指私立学校，有的学校还需有教师执照；公立学校也须有学士学位外加执照）。在研究生院附属学校实习时，着实为那些普普通通教师的知识面所折服。在这儿，一个班的班主任，得是一个通才。除了外语，艺术，音乐，体育和算术指导教师，其他的课程：



算术、语文、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等，外加常规管理，班主任一手包。

当自己在这儿正式做了老师，实实在在地深入一个学校的生活后，才感觉到刚刚开始了解美国的教育，特别是美国儿童的早期教育。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做老师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或许，它可以成为一面小小的窗口：了解这个国家，了解这个民族，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从了解他们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开始。



## 目 录

前言

伯西的“启蒙教育” 2

新生入学故事多 5

马克的午休 11

六岁的烦恼 16

周三会诊 21

咬人的孩子 25

尼古拉的学年报告 32

轮椅上的索菲 37

“艾滋”二三事 40

直面死亡 46

“课程讨论”之夜 53

“飞狗”的故事 57

水的故事 62

主课——《Social Study》(了解社会) 72

一份模拟备课笔记——《我的家》 77

“新阿姆斯特丹”的作业 82

访谈录——与学生谈家庭作业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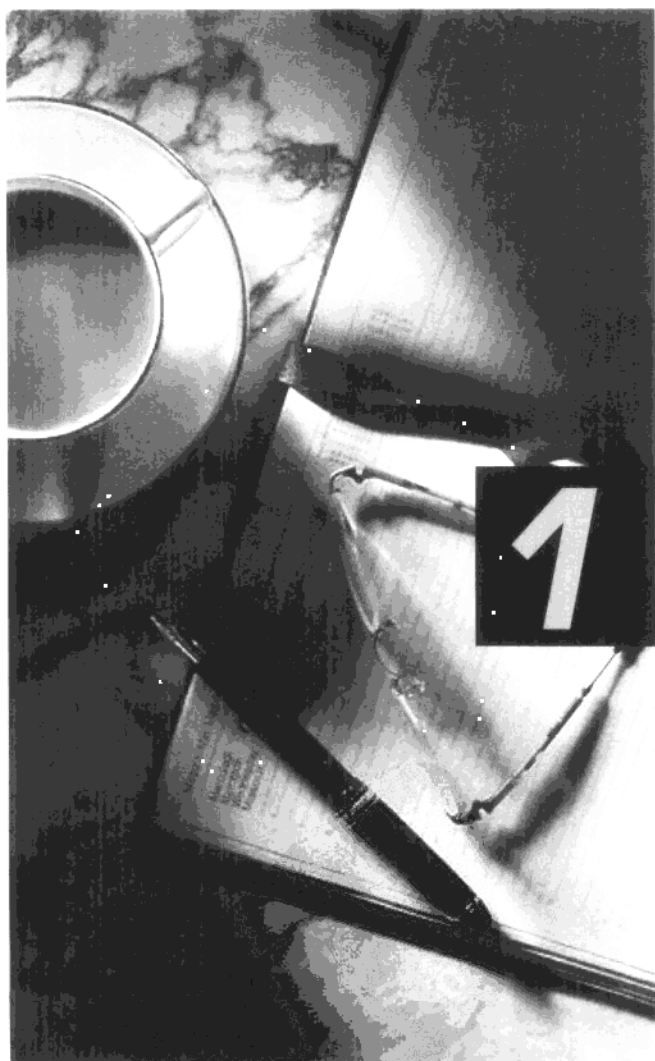


# 目录

我在美国当 Baby 教师

|               |     |
|---------------|-----|
| “随意拼写”的启示     | 91  |
| 课堂上的性教育       | 95  |
| 生日            | 100 |
| 该进哪个学校?       | 106 |
| 家长会           | 112 |
| 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日子里 | 117 |
| 复活节           | 122 |
| 我们的校内《通讯》     | 126 |





## 伯西的“启蒙教育”

来美国不久，我读书之余，上门照看伯西。

那年夏天，伯西过了三岁，刚开始“从尿布到马桶”的转换期。美国人讲究的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孩子没有“意向”，时机就不算成熟。一岁半不用尿布的有，两三岁孩子包尿布片的更不足为奇。公园里碰到香港移民来的朱姨，就这么数叨着自己的东家：“孩子都两岁半了，屁股上还裹着尿布，多难为情。我想帮孩子戒掉，把把尿吧，可人家的老爸不愿意，说什么‘不能强迫，要等孩子自己有要求。’”说着，朱姨拨拉着脑袋，坚定不移道：“这么点点儿的孩子，会自己要求解除尿布？！有没有搞错？‘自觉革命’对小孩子讲得通吗？！”朱姨是文革前夕从上海移居香港的。

不管信不信，老美的做法和咱老中就是不一样。用我们的话说是“宠孩子”，按他们的道理是维护孩儿们的“人权”。时机不到，强制不得。

就拿换尿布来说。伯西午睡时，我会不时摸摸。（为保护环境，他们不用纸尿布。而花加倍的钱，用公司定期提供的多次换洗的布尿布。）发现尿布湿时，即刻换掉。可伯西的父母见了却告诉我不换，理由是怕打扰孩子的睡眠。我诧异了：“大便呢？”“也不换。”“通宵？”“是的。”难怪美国的药铺子里，陈列着不少小儿抹屁股的药膏。十之八九，美国孩儿都有个红通通的“猴子屁股”。

好在三岁时，伯西总算开始了用马桶的“启蒙教育”。新买的故事书、科教书、马桶坐椅、外加小台阶和加在大马桶圈上的小马桶圈，林林总总，占据了不小的地盘。伯西自己呢，像是陡然间跨入了生命中新的里程碑，时不时地咧着小嘴宣告着：“I'm a big boy now, A BIG BOY!”（我现在是个大男孩了，大男孩！）情绪激昂的他，会乐颠颠地拐着那双小胖腿儿，一会儿爬马桶圈，一会儿坐马桶椅；撒尿时坐着（倒也罢了），大便时却老忘了坐；坐着解手吧，还带着尿布片；解了尿布片吧，又照着个地板大尿一通；瞧着自己的“地图”杰作，还绕着圈欣

赏不够。等寻思过来自己的ACCIDENT（事故）时，会礼貌有加地道声“SORRY（真遗憾！）”后，又兴冲冲搬出了拖把、水桶“大动干戈”地清洁一番。这清洁的结果自然是“版图”不断延伸、尿味延续不断。但伯西赢得了父母的赞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呢，则跟着他的小屁股团团转，觉得美国人真是会小题大做，硬把事情复杂化了。

那天，母亲芭妮下了班，刚跨进门。伯西一阵兴奋地尖叫“妈咪、妈咪”，冲了上去。芭妮的包还未卸下，儿子已蹿到裙下，“妈咪、让我看一下你的penis,OK?”

芭妮正愣着，伯西已掀起了裙翼。芭妮后退一步，撸顺了裙摆，拦腰抱起了儿子。说：“伯西，掀别人的裙子很不礼貌。”伯西抬起眼，瞄了妈妈一眼，妈妈的脸上没一丝笑意。

“妈咪……”伯西喃喃道，小手揉搓着妈妈的衣领。

“亲爱的，以后再别这样！”芭妮亲了亲孩子的脸颊，温和地说：“妈妈是女的，女人没有Penis。”

“妈咪，那你的小便是从哪

里出来的呢？”

我因为第二天要和丈夫外出旅游，便告辞了。

十天后回到纽约，伯西白天已不用尿布了。“哇！伯西，不能相信，这么快就和尿布说‘Bey-Bey’（再见）了，真为你骄傲！”

“I'm a big boy now ,like daddy, I can stand up when I urinate!(我现在是个大男孩了，我能像爸爸那样站着小便了)”“URINATE（小便）”取代了“PEEPEE（尿尿）”，我惊异小家伙的词汇都“长大”了。

“猜猜看，给我们的大男孩带了什么特别的礼物？”“BOOK!”伯西像他爸，书永远是最爱。噫，噫，噫，伯西抱来我的手袋。

“Thank you!（谢谢）”伯西偎依在身旁，看着我拉开包，拿出书。“Let me see!（让我看）”他耐不住，一把夺过了书，“《GOING TO THE POTTY》（上便盆）”伯西嚷着，扭头跑回自己的屋，又抱来一本书，“I have another one!”糟，买重了！

沙发的一头伯西专心翻他永不厌烦的书。沙发的这头，芭妮轻

声娓娓道来这些天的故事。我无法想象，大、小便这类细小凡事会把我们的“小伯西”迷糊得这般昏天黑地：

“七天前，伯西终于在大马桶里解出了大便。当他确信是从自己的身体里排出来的事实后，十分激动。他第一次望着成形的排泄物浮动在水中，说什么也不让冲掉。我们告诉他，大便和小便一样，身体不需要它了，我们就让它们出来了，然后它们就会通过管道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就像有的孩子一样，伯西是害怕冲走自己的粪便。从心理上讲，孩子已把人体的排泄物当作人体的一部分，害怕失去，也伤心失去。”

儿子的逸事，芭妮如数家珍般地继续着：“一天，伯西刚坐上马桶，就又立了起来。然后，坐下，起来。又坐下，又起来。再坐下时，他的头使劲往下伸，往后探，那么专注。开始，我还以为他在练习姿势，查看自己的位置，也没怎么在意。后来看他反复张望之后，哼哼唧唧地烦躁起来，才觉得事情的蹊跷。才一问，他就‘哇’地哭开了，说怎么也找不到 POO（大便）到底是哪里出来的。”

我憋着的笑终于冲了出来。芭妮不动声色道：“当时，我也乐了，说，‘伯西，你可以清楚地看着自己的 PEEPEE（小便）是从哪儿出来的，但你看不到自己的 POO（大便）是从哪儿出来，这很正常。妈妈也看不到自己的大便出来的地方，爸爸也看不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看不到。没有人看得到自己的大便是从哪里出来的，因为这个位置不用镜子是看不到的。但，这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大便，不是吗？”“啊！”芭妮肩胛一沉，深深吐了口气。

后来，我们去书店买了几本有关人体的图画书，像《MY BODY》（我的身体），图片简明易懂，并有男孩、女孩的身体构造对比。伯西对照着图片说，“I am a boy, not a girl.（我是男孩，不是女孩）”

“妈咪 I want go POOPOO！（我要大便）”伯西撅着屁股摇了过来。

“Good（好），自己坐到便桶上，解个漂亮的便。”芭妮摸摸儿子的圆脑瓜。

“妈咪，便完后，你来帮我

(擦屁股)。”“Yes, Sir! (是, 先生)”伯西弯着腿蹑着脚尖摇进厕所。我们在后跟着, 看他踩着小台阶, 爬上了叠在马桶圈上的特制小圈, “Sorry! I need my privacy. (对不起, 我需要隐私)”他伸手指着门。

下逐客令了。“OK!”我和芭妮对视一眼, 退了出去。刚要坐回沙发, 小家伙又叫开了: “妈咪, 我好了。”

“够快的!”我们又折回厕所。芭妮帮他擦完, 伯西的裤还没拉上, 就掉过了脸, 指着马桶内的粪便兴奋地叫道: “瞧, 多漂亮! 弯弯的, 像一根香蕉! 看呀, 不是吗?!”伯西是一脸的成就感!

“YES! 瞧这形状, 便桶里它才显得这么好看!”芭妮真不愧是一位心理医生。

## 新生入学故事多

“循序渐进”

PHASING IN SCHEDULE, 意为“逐渐导入阶段”。这是学校为学龄前儿童班所设的一种过渡性的时间表。据了解, 公立学校没有这个渐进做法, 私立学校

也不全有。但我所实习和工作的学校都有。

记得那年实习阶段, 我所在的幼儿班是从下面三个方面实行这个“渐导”的:

第一, 时间的过渡——学生在校时间以小时递增: 1—1.5—3.25—4.5—正常时间。

人数的过渡——学生人数从开始的全班三分之一的五人, 渐进到后来的二分之一的七八人, 再到最后的全班十五人。整个过渡时间为两星期。

第二, 开学初期, 鼓励家长与孩子自由活动期间一起活动。当孩子情绪稳定之后, 鼓励家长离开教室, 但家长应提前明确告诉孩子: 几分钟后离开、去哪里? 时间应准确、事情要属实; 切忌哄骗孩子和不告而别。家长离开教室后, 可暂去休息室享用点心、咖啡和茶, 作片刻休息。确定孩子情绪稳定后, 家长方可离校。

第三, 鼓励孩子携带个人慰藉品(毯子、玩具)以助“环境转换期”的过渡。当家长离去时, 孩子应示以亲吻、拥抱或道“再见”。

(一) 五个奶嘴不嫌多



开学的头一天，威廉一只手拉着妈妈，另一只手捏着个奶嘴，嘴里呢，还含着个奶嘴，乐颠颠地进了教室。后来才知道，威廉背上的小挎包里还有三只奶嘴。

威廉的长相很可爱：圆头圆脑圆脸盘。因为含着奶嘴，腮帮子也时不时地鼓两下，两边的小酒窝也被牵着一深一浅的。威廉不怕生，进了教室，大大方方地一屁股就坐在了桌旁，顺手捏上了彩泥。手中的奶嘴呢，放在靠自己最近的桌上。“Hi（打招呼），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威廉。”威廉不吐奶嘴连说话都是含着的。“甜心，把奶嘴拿出来，好让别人听得清楚。”妈妈在一旁提醒着。威廉拔出了奶嘴，重复了一遍“威廉”，又赶紧把奶嘴塞了回去。“谢谢。”我答道，心里顿生好奇：美国的学校可真自由，四岁的孩子还让叼着奶嘴上学。这会儿，同桌的两个孩子开口了：“Are you a baby?（你是小毛头吗？）”另一个转向威廉的妈妈：“他为什么要用奶嘴？”威廉就像没听见，一面专心嚼他的奶嘴，一面摆弄着桌上的彩泥。“威廉用奶嘴，是因为他需要。人和人不一样，每个人都

有自己不同的地方，是不？”威廉的妈妈赶快作了回答。两个孩子回过神来，又注视着正用力推着擀面杖的威廉：“Yah.（对）”威廉抬了抬嘴唇，牙齿仍原封不动地把着奶嘴。经妈妈这么一提醒，咬着的奶嘴，又开始一动一动的被吮上了。不知是那节律蠕动的连锁反应，还是奶嘴又勾起了甜蜜的回忆，这同桌的两个孩子，一对小嘴也随着威廉的奶嘴蠕动起来，一松一紧，节律一致。

陪着儿子玩了会儿彩泥，看他挺自在，做母亲的便试探着说：“威廉，妈妈要走了，再过五分钟，妈妈走了好吗？”“OK，妈咪！”儿子这么爽快，做妈的心里反不是滋味了。五分钟后，母亲又说：“我的甜心，妈妈走了。”“Bye-bye, Mommy!（妈妈再见）”儿子正专心打着动物模型。“给妈咪一个吻。”威廉转过头，拔出带口水的奶嘴，凑上妈妈的脸，吻了一下，奶嘴又立即回到嘴里。

放学后，是例行的新生情况碰头会。谈到威廉时，班主任介绍：威廉的妈妈是再婚后高龄生下的第一胎，也许是最后一胎。威廉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已成